《台北男三十》

<之一>
我走在臺大校園裡，經過的每一處都有我唸書時的回憶。
佩君，我的初戀情人。

記得第一次看到佩君就被她自信的笑容吸引，跟媽媽妹妹比較起來，佩君前衛許多，她不是那種柔美的女生，不是像芭比那樣很漂亮，但她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很有自信，讓我很欣賞。

欣賞佩君之初，並沒想過要跟她在一起，只是覺得，跟她一組做作業，總是能獲得更好的成績，畢竟當時我的心裡暗暗地喜歡另一個班上的女生，心心。
心心的外形比起佩君格外嬌美，她有一頭烏黑亮裡的長髮，每次上課坐在心心後面總是能聞到她秀髮飄著玫瑰香，深吸一口氣，香襲鼻尖，我的魂就飛了。有時心心會回頭跟我哈拉。

像心心這樣美麗大方又沒有嬌氣的女生對男生而言幾乎是極品。雖然心心曾說過我長得不賴，我也知道自己長得算帥，只是心心不夠膚淺，我清楚她只是很懂禮貌而已。就在心心與學長交往後，我暗自失戀憔悴時，佩君走入了我的生命，她的主動追求，讓我很快地跟他成為一對戀人。

佩君爽朗自信一點也看不出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女孩，她很有夢想也很積極，他跟媽媽的感情更是好的不得了，因此我相信跟佩君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。
大三時，我擔任桌球社社長，花了非常大的力氣在辦理國際校際間的聯誼比賽，因此也認識了許多來自其他大學的同好高手，既使我們在熱戀，也無法天天見面。

某一天，我與佩君約在圖書館看書，一陣大雷雨打亂了我們既定的行程。佩君到了圖書館時已經全身濕淋淋，我只好載她回家換衣服。
一到佩君家便發現佩君的媽媽今天不在，全身濕透的佩君加上四下無人的臥房，我的心裡多了許多幻想。

但我真的很沒種，佩君在我面前脫衣服，我還是趕緊把頭瘺過去，我想這是紳士該有的風度，萬一他老母看見這一幕我豈不是黑一輩子。

不知怎麼了，似乎是一陣春風催來，佩君叫著我，頭一回便見到她一絲不掛的走向我，我一緊張又把頭撇開，這時佩君已經走到我面前，抓著我遮著眼的手放到她的細腰後，對我說：我媽今天不會回家，你不想嗎？

佩君的主動，免去我下手的困擾，心裡想著該怎麼說好呢？一抬頭，佩君粉嫩的乳頭已經貼在我的唇上，緩緩的左右移動，我的臉不一會兒就陷在她的雙峰之間，我那話兒好憋。這樣的情境沒有往下走對一個女生而言無疑是對她魅力指數的否定，我也開始回應她，舌吻糾纏，她很快的解開我的褲頭，一陣翻雲覆雨，我們第一次發生了關係。

做愛的滋味讓人魂牽夢縈，發生了一次就期待著第二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更離不開對方，我開始會擔心佩君跟別的男生出去，有了這層關係後，我才發現念 T 大的我一點自心也沒有。

小時候，一直以為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，做裝潢師傅的老爸拼了老命也要我念臺大，說是為他揚眉吐氣，家庭主婦的媽媽，更是把我當成她的成就，從小我就知道媽媽是為我和妹妹活。念了臺大我也以為自己的未來會跟阿扁一樣，從平凡到不平凡，我是未來的 somebody。
男人要如何表現才是有自信？和一個很有自信的女人一起，男人的自信是很難展現的。
（故事截取部分提供案主參考用）
（已有版權歸屬，翻印必究）